

灯下书

忆林

钱锺书家门口的偶遇

| 安健 文 |

倘若读书能捎带一丝半缕个人的情感色彩，阅读效果会更好。我读秦家骢《祖先》一书，便是如此。秦家骢乃无锡人，书中讲的是无锡乡土历史与人物故事，读来有一种亲近感。况且近40年前，秦家骢刚酝酿这个创作主题时，我曾见过他一面。然并无一面之交，仅是惊鸿一瞥而已。

那是1983年春夏之际，我去北京三河里采访钱锺书。临别时，钱锺书把我送到家门口，开门一看，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儒雅俊朗的中年人。钱锺书笑着说，又来了一个无锡人。他介绍说，这是美国记者，无锡秦家的，叫秦家骢。又指着我们说，这是无锡来的记者。于是我们相互寒暄了一两句，便握手告别。当时我对秦家骢一无所知，匆匆一别后，也就淡忘了。

直到10年后的1993年,我在书店偶然看见秦家骢的著作《宗族之恋》,才又回想起钱锺书家门口的匆匆一别。

说秦家骢是无锡人，其实他的前半生跟无锡并没有多大关系。从他父亲秦联奎起就没有在无锡居住过。秦家骢 1940 年生于中国香港，抗战中在上海度过 4 年，大学是在美国读的，毕业后供职于美国新闻界，上世纪 70 年代末，他受《华尔街日报》派遣，在北京建立办事处。

秦家骢的前半生一直漂泊在海外，让他始终感觉自己的人生没有一种归属感，自己似乎一直处于一种“忘本”的生存状态。于是在钱锺书家门口见到他的那一年，秦家骢决定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，他辞去美国报界的工作，开始了寻根之旅，真正做一回无锡人。起因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秦家娟当年移居澳洲时，临行前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些书籍杂物移交给弟弟秦家骢，其中有一本《锡山秦氏宗谱》引起了秦家骢的注意，正是这本纸质泛黄的家谱，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根在无锡，自己的祖先在无锡……

自上世纪70年代末,作为美国派驻记者来中国后,秦家骢便在工作之隙,开始作寻根之旅的准备,直到1983年辞职后专注于此事,并花费5年时间用英文写了《秦氏千载史》,1988年先后在美国与英国出版,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,《华盛顿邮报》《纽约时报》《伦敦书评》等报刊纷纷发表书评。BBC还以秦家骢和本书情节为线索,来无锡拍摄了纪录片《祖先》。到1993年此书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,书名改为《宗族之恋》,副标题是:一个中国家族的九百年繁衍史。这本书出版当年我就买了,并浏览了一遍。也使我从

当年钱锺书家门口匆匆一瞥，进而对秦家骢的家族史有所了解。

任何一部家族史，大抵都是从历史上最有名望的那个人开始谱写的，无锡秦氏的谱系便是由宋代文学家、著名词人秦观为肇始。秦家骢的寻根之旅，亦是从寻找秦观之墓开始。最早的一次寻访是1981年秋天，秦家骢与他的姐姐秦家懿及姐夫三人登惠山寻找秦观的墓碑，当时只听说在惠山二茅峰旁，结果登山找了半天，到天色将晚，仍一无所获，只能败兴而归。第二年秦家骢与另一位姐姐秦家英与哥哥秦家驹三人再次来到惠山，在头茅峰遇到七十多岁的当地老人，询问之下，老人说知道有一处古墓，于是带着他们一起去寻找，在二茅峰半山腰，终于找到了经过数百年风雨侵蚀的一块碑石，上面写着“秦龙图墓”，秦观死后30年朝廷追赠其为龙图阁学士衔，故后人尊称其为“秦龙图”。后来，秦家骢将这段寻找秦观墓碑的经历，写成了《宗族之恋》一书的引言。

当年读了秦家驄寻访秦观之墓的故事，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也想步其后尘去一探。笔者虽与秦观毫无瓜葛，但亦是“淮海词”的粉丝。秦观被称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但他的词风与东坡迥然不同，独具一格。晚清词家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谓：“有宋熙丰间，词学称极盛。苏长公提倡风雅，为一代山斗。黄山谷、秦少游、晁无咎，皆长公之客也。山谷、无咎皆工倚声，体格于长公为近。唯少游自辟蹊径，卓然名家。盖其天分高，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播染之外。”当代词学家叶嘉莹最欣赏晚清金坛才子冯煦对秦观的评价：“他人之词，词才也；少游，词心也。得之于内，不可以传。”

我便是怀着对秦少游的景仰之心，于莺飞草长的暮春季节，登临惠山，寻找秦观墓碑，即便从秦家骥书中已知道了大致方位，但依然无法找到。后来一位在园林工作的友人说，你不要在春天去寻找，那时草木茂盛，石碑淹没于灌木丛中，很难找。最好到秋冬季节，草木枯萎之时去找，较为容易辨认。我遵循其言，在一个秋末的假日，又一次登临惠山，寻找秦观墓碑，果不其然，在惠山二茅峰南坡的枯草丛中找到了刻有“秦龙图墓”的碑石。从南宋绍兴初年，秦观之子秦湛任常州通判时，将其父棺柩自故乡高邮迁葬于无锡，一代词人已在此默默躺了九百年。如今在那里的山脊处建了一个石碑坊，上书“秦观墓”，再要寻访墓碑，就好找多了。

我正在阅读的《祖先：一个

家族的千年故事》，是2016年后浪出版公司根据《宗族之恋》修订的再版本。千年是个约数，实际此书从秦观1049年出生，一直写到秦家驄父亲秦联奎1959年去世，跨越了九个世纪。作者写了从宋代到现代的二十多位秦姓人氏，其中着重写了北宋词人秦观，清代秦金、秦松龄、秦道然、秦蕙田、秦瀛，晚近秦联奎，这几个人每人都浓墨重彩写了两个章节。秦家驄虽然有着深深的家族情结，但他下笔严格遵循客观的历史事实，同时又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赋予笔端，将史实与情感融为一体。

秦家骢是媒体人，不是史学家，他书中所写人物与史料的文献价值并不大，但作为媒体人，对史料的采纳与应用，以及人物评价，则有着媒体人独特的眼光与思维。比如他在书中写了一节《秦桧：秦氏家族中的“叛徒”？》，其实秦桧与无锡秦氏并没有什么关联，秦桧是江宁人（今南京），无锡秦氏自秦观之子秦湛定居常州后，秦氏这一脉后人主要居住在江南常锡一带，没人迁居南京。

一般来说,秦氏后人对秦桧唯恐避之不及。那么,秦家骥为什么要在家族史中写一个与无锡秦氏并无关联,而且又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秦桧呢?这主要出于秦家骥写作思维中的新闻因子。起因是他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写了一篇美籍华人对海峡两岸关系看法的文章,引起了某些极端思想人士的激烈反对,一些人当众把那张报纸烧掉,并把秦家骥骂成是“一个秦桧后人在作怪”,让他感到内心莫名的郁闷。后来他曾去杭州观瞻岳坟,看到跪在墓前的秦桧夫妇,便想起了清代乾隆年间状元秦润泉的一副对联:“人从宋后羞名桧,我到坟前愧姓秦”,他颇有一番感慨。此后,秦家骥翻阅了有关宋代的史书以及一些史学家对秦桧的评论,有的宋史专家认为岳飞之死其实并非是秦桧一味陷害,而是宋高宗赵构的意志使然。与金人议和,是赵构的旨意,秦桧只是遵旨行事,是皇权的执行者。真正要杀岳飞的也是赵构,秦桧只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。

《宋史》载，秦桧以“莫须有”杀岳飞，然一部廿四史并不靠谱，“本纪”里大都写着皇帝的丰功伟绩，而罪责与过错则归于臣子。所以，一些史学家认为秦桧的千古骂名，是为宋高宗赵构背黑锅，当替罪羊。古往今来的史学家大都不要皇帝，怕沾上“借古讽今”与“影射”的口头，引来杀身之祸。

读史能照鉴古今，洞察世事，一部千年家族史也不例外。

布鞋

| 吉荣华 文

布,会让人想起朴素,也有人谓之“土”。然而,30多年前的乡村,布做的衣服,布做的鞋,依然是生活的“主角”。

每当看到布鞋,我的心里,总会涌起许多美好的回忆……

童年、少年时,布鞋的舒适、布鞋的绵密耐穿、布鞋的温暖恬静,以及那种牢牢盘旋于脑海深处的布的清香,一如泥土的芬芳,令人难忘。

母亲经生活的打磨，俨然成了村里针线活的高手。她做的鞋样尺码全，且合脚，她制作收集的鞋样标本足有一大本，名字样式如满天的星星，村里许多婶子大娘都来寻样或仿做。她纳的鞋底严实细密，一穿一拉，一拧一扳，动作流畅到位；她上的鞋帮顺溜紧凑，针脚整齐，不仅家里人一年四季都能穿上她的“得意之作”，就连大舅小舅也时有沾光，乡亲们更有请她指导或帮着采样或定底的。来求教的姑娘婶子常常挤满了记忆中的老屋。

那时,我和弟弟每年都有几次穿新鞋的高光时刻,在村里小伙伴的注视下,我们神态表情里自然写满了得意,充满了自豪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,亦即“过年”,布鞋在我 and 弟弟的脚上灵动地穿行在乡间的路上,成了那个岁月中节日里的一个重要元素,新布鞋成为那时我们节日里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母亲做鞋也是拜过师的。我记的,那位师傅是一位下放知青亨生的妈妈,其时,亨生的妈妈头上已满是岁月的风霜,充满慈祥的脸上意外地没有喜和忧,更多的是恬静和沉着。母亲应是经常向亨生的妈妈请教的。庭院里,树荫下,都有母亲和亨生妈妈切磋鞋艺的身影。

时代发展了,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,布鞋渐渐变少了,材质硬朗、时尚夺目的皮鞋逐步成了脚形影不离的“密友”,更有款式多样、色彩缤纷的运动鞋,成了学生和年轻一代的喜爱之物。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,舒适度更高、外观更具时代特色的皮鞋、运动鞋自然更受青睐。皮鞋不易脏,运动鞋美观,而布鞋,几乎清一色的灰不溜秋。不过,近几年的“北京布鞋连锁店”也如雨后春笋,红过好一阵子,深受怀旧的中老年顾客欢迎。

前不久，我怀着新奇而复杂的心情买下一双布鞋。我穿上它出门时，两个友人见了，一位笑着说：我勤俭朴素，保持优良传统；另一位则很理解，点点头说，我知道，你喜欢穿布鞋。

其实,穿上布鞋,只是找回一种失落的心境,体验一种远逝的感觉。在人流如潮的闹市中,蓦然看到有人穿着双布鞋,不也是一道不俗的景致吗?

更重要的是,看到布鞋,我便想起母亲,想起母亲的勤劳善良,想起油灯下的母亲、寒风中的母亲、田野里的母亲……



杏花消息